

张承志文集 IX

鲜花的废墟

——
安达卢斯纪行

张承志
◇ 著



上海文艺

张承志文集 IX

鲜花的废墟
——安达卢斯纪行

张承志 ◇ 著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鲜花的废墟:安达卢斯纪行/张承志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4
(张承志文集)

ISBN 978-7-5321-5671-9

I. ①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64356 号

出品人:陈征

策划统筹:曹元勇

责任编辑:肖海鸥

封面设计:王志伟

鲜花的废墟

——安达卢斯纪行

张承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山东省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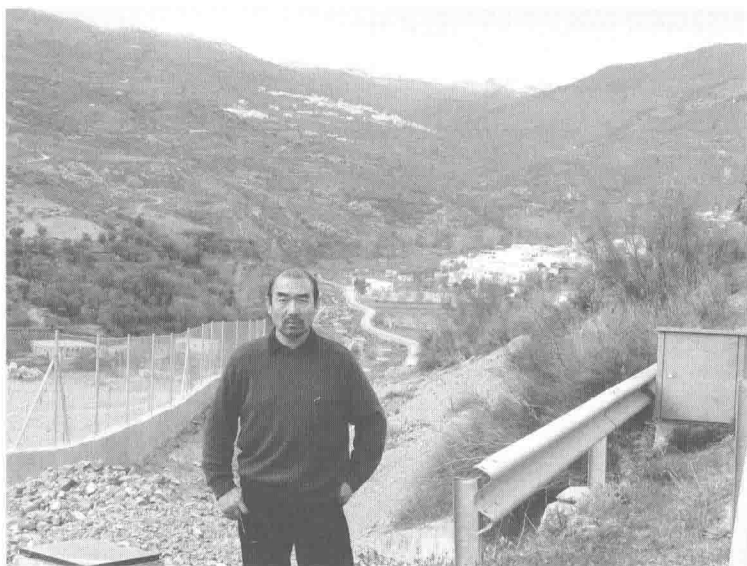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0.5 插页 3 字数 238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671-9/I·4517 定价: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888



2003年 - 在西班牙阿尔普哈拉斯



2003 年 - 参加西班牙反战大游行



2008 年 - 西班牙 - 三河之源 (杜丽亚河 - 胡噶尔河 - 达霍河)

目 录

鲜花的废墟——安达卢斯纪行

小引 / 3

两海之聚 / 7

毗邻的古代 / 26

水法庭 / 35

自由的街巷 / 48

三座方塔 / 57

鲜花的废墟 / 65

阿尔梅里亚拱门 / 96

雕像孤单 / 108

甲马与斗牛 / 120

把心撕碎了唱 / 134

临近的嘉尔曼 / 157

摩尔宫殿的秘密 / 174

空谷余音 / 212

恩惠的绿色 / 230

热情的行踪 / 251

幻视的橄榄树 / 263

哦,神圣的树! / 284

谁是胜者 / 297

附录

张承志文学创作大事记 / 309

杀青若汗颜

——《张承志文集》编后记 / 319

鲜花的废墟

——
安达卢斯纪行

《鲜花的废墟——安达卢斯纪行》单行本由新世界出版社于2005年1月初版,修订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2008年9月出版,共收入包括《小引》在内的文章十九篇。此处收录的是作者最新修订稿。其中,《临近的嘉尔曼》曾用篇名为《近处的卡尔曼》,此文及《幻视的橄榄树》、《自由的街巷》和《谁是胜者》四篇文章曾收入散文集《谁是胜者》一书(现代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)。

小 引

谁能尽说旅行给生命带来的愉悦？

多年来我习惯了它。青春作伴，结交究里，渐渐地我还使同伴也爱上了它。回溯年轻时代，充斥身体的是淋漓的快畅，时光流逝至今，人更惯于从劳累中获取满足。不消说，它是古典意味的“旅”；而不同于炫富的旅游，更与哗众的探险两不相干。它远比金钱和成功重要，唯它能疗救自己，使自己扩展提升。它早就成了我生活的方式，成了我的故乡与基地的代名词。我在不断的长旅中迎送岁月，不觉人生迟暮之将至。那种路线的讲究、那种视野的沐浴、那种真知的窥见、那种潜入的感动——都随着双脚身心的行动逐一降临。我渐渐懂了：它们本身即是作品，而途中留下的文章，不过是些可留可弃的脚印。

双脚也曾踏上异国的土地。

若回首国外的脚印，也许首推当属日本。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，不仅粗知语言，也对文化有所感悟，在人生艰险之际，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。其次可以数到蒙古，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。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，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。不用

说,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:土耳其和哈萨克、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,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,一片神秘的黑非洲,充满希望的南美洲。——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,最后才能排到法、德、美、加,所谓的一类国家。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,而且一再企求深入,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,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。

唯西班牙是个特例!

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,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,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。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,不修边幅,粗疏随便,多少有点穷。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,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。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,争战的刀痕黑烬今天还留在墙上,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,考古访今。它有让人感动的野性的大自然,你不能想象,那么多峥嵘的危山险壑都拥挤在一个半岛。美感逼人的男子和女人在那儿忙碌着,像在沿袭古代,像在证明什么。和他们相遇以后你突然意识到:童年时不是一直梦想着天涯海角么,那地方已经到了。

就像操着流利英语不意中会被语言染上一层精明商人的色彩一样,一口胸音共鸣的西班牙语,常给对方一种性感和自由不羁的暗示。唉,那似乎缺少元音和谐律的语言,宛如阿尔泰语一样动词副词各就其位,听来粗哑明快,说着朗朗上口,说不清它恼人的魅力,只想……把它学会!这种不是使人的本色后退,而是凸现人的性格的语言例子,也许还能举出日语。它们使人在说话时不觉塑造着自己,那感觉妙不可言。

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(al-Andalus)。从公元八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,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,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、结果、并且凋零的地方。所以,

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。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；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，而且是整个东方唯有一次的战胜西方、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。

趁着人生的间歇，凑够长旅的盘缠，远渡直布罗陀海峡，抵达安达卢斯旧地，做一次甚至数次的踏查求学，是多么难得而且知感的事！……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安达卢斯的历史地点，行踪涉及西班牙、摩洛哥、葡萄牙三国。回忆那六个月里那些日日新知的日子，那一天天常如小小传奇。奔波着，求证着，我为自己未老的热情感到高兴，更为安达卢斯的蕴含感到震撼。

这样到了旅途之末，一丝把握的感觉临近了。我沉吟回味，有了拿起笔来，深浅描述的愿望。

新帝国主义正举着昔日十字军和殖民主义的黑旗，实行对东方控制和压迫的进军。古代并没有结束。安达卢斯，它的辉煌与黯灭、它的建树与含义、它的失败与教训，正是在今天，才更需要传达给朋友。

这本小书被襄助着写成了。

不知我该不该说：它和流行书市的境外旅游书毫不相干。因为它的举意，首先是对这个霸权主义横行的世界的批判；其次则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、考证和注释。说它是学术书言之太过，所以我总说这是一本求学笔记。只不过，它是一部情感浸透的笔记；毕竟，安达卢斯意味着穆斯林的伟大胜利，意味着第三世界的文明财富和精神骄傲。

如摄影散文集《大陆与情感》和近年的几部散文集一样：书中的地图、绘画、照片、书法，除少数另作注明者之外，均为作者自己拍摄、绘制或涂鸦。

玉素甫·哈斯哈吉甫在《福乐智慧》的正文之外，特别写过强调求学的几行诗。我想一定是因为那部大著曾逼他像小学生般地学习。他下了功夫，学到了东西，所以行间流露着一种学习的快感：

知识好比海洋，无底无边，
小鸟啜饮海水，岂能饮干！

去求知吧，那才是所谓人上之人，
或者你莫称人类，去和畜牲做伴！

——我口出直言，粗野而辛辣，
——智者啊，请欣赏我的直言。

我喜爱他的这种心境，超过研读他的大部头。是的，这部小书不过是一本学习笔记。有时自己被启发了，有时发现了于自己新鲜的东西，文字就会兴奋，快感和失度就会溢于言表——这些还需要先做致歉。

2004年11月6日，斋月第23日
时代的最后伟人阿拉法特病危之际

两海之聚

一共是两回旅行，计算一下的话，共有六次渡过了海峡。还不算靠近它，从各种地理的角度和不同的国度眺望它。

每次经过劳累的跋涉，终于抵达直布罗陀的那个时辰，我们都风尘仆仆。虽然拖着酸痛的腿，人不住地喘息，而精神和眸子却如突然点燃，从心底闪烁，一股莫名的热望涌起，鼓动着自己的心。

心里的感受难以言表。这种感觉使我惊奇。简直可以说，自己的履历上已经满是旅行的足印了——我居然还如此强求着这一次。手抚着岸边的石头，一种此生足矣的感觉，在心里轻轻地充斥。

——在摩洛哥一侧的休达，当我们艰难地冒着雨，攀上接近城堡的平台以后，莽莽浑沌的海尽在眼底。雨幕低垂的海峡深处，一束阳光照亮了遥遥的大船般的孤岛。我不禁心中暗叹：此生唯求一次的地中海之旅，被成全着实现了。

求学的叙述，或许就从这里开始？

山

在伟大的地点，山和海，两者都会不凡。

先说山。

直布罗陀其实是一座石头山。它由一道海堤连接伸入海里，在堤的尽头耸起一座分海岭般的巉岩绝壁。

第一次明白了这个地名时，胸中漾起一股莫名的兴奋。直布罗陀，这地名太古老，也许可以试试拆字，把它分成“直布罗”（Jabal）和“陀”（Tarig）或者半译为“陀山”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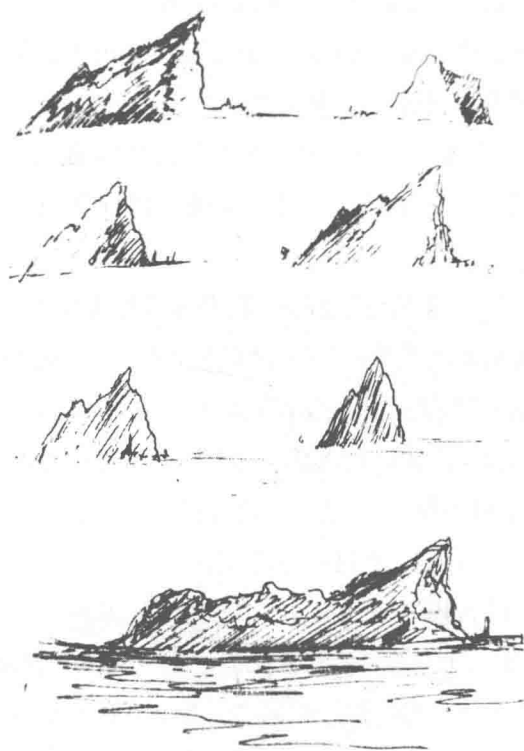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后来，这个地名衍变成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中的 Gibraltar。其实拆拆字可以看出，它源于阿拉伯语 al-Jabal al-Tarig。若音译，大致能写为“直布尔—陀里格”，意思是“陀里格之山”。陀里格是一个柏柏尔人，和另一个名叫塔里甫的战士一起，都是扮演阿拉伯登陆欧洲先锋的角色。

他俩显然分兵并上。要塞直布罗陀被交给了陀里格，而西班牙最南端的塔里法（Tarifa）则由塔里甫攻占——小说《嘉尔曼》有一个情节的转折：嘉尔曼的丈夫独眼龙，从塔里法的监狱里被放出来了。就像直布罗陀得名于陀里格一样，塔里法也得名于塔里甫。

直布罗陀，它是一个历史标志；后来沦为弱者的、东方和穆斯林的胜利标志。

以前在蒙古草原，我喜欢眺望远处那遮挡边界的塔勒根敖包。但总是不能如愿，那座山太远了。此刻眼帘里映着栩栩如生的直布罗陀。望着它，一股奢侈的感觉油然浮起。

房龙地理的插图里,那张逼真的直布罗陀速写,需要不受英国签证限制的角度才能画得出来。而我——在疯狂推撞的海风,和扑头盖脸的雨水之中,我只能死死搂紧船上的铁柱子。一个船员不住回头看我;而我顾不得,管它满脸雨水,打开淋湿的本子,勾描着就要与我失之交臂、但还是那么模糊的岛影。



变幻中的直布罗陀

能够从海上贴近直布罗陀的时间,其实只有短短的一会儿。从非洲一侧的摩洛哥,有两个港口可以搭船前往欧洲——若从丹吉尔上船出发,等看见直布罗陀时,船也就马上要进港了。即便从休达起航,

能看见更峻峭的轮廓——人一般也只顾得上一张接一张地拍下它的横颜侧脸，而顾不上用作一幅小画的方式来纪念。

任何文字甚至画面，都描写不出直布罗陀的印象。我甚至舍不得放弃从公路上捕捉它。无论上次从阿利坎特来，或是这次朝萨洛布雷尼亚去，我在沿地中海的盘山公路巴士上，时而跳到左边，时而又闪到右边，端着相机，徒劳地追逐着隐现的直布罗陀。

并非为了它横看成岭侧成峰。甚至也并非因为它是穆斯林的胜利标志。它使人想到的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或许，在人类大同、在公正树立的时分，我们会用更冷峻的眼光审视它。因为战胜——很难说究竟是一种受喜的行为，还是一种受谴的行为。

而在今日还不能使用终极的标准，就如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。今天是第三世界面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侮辱、屠杀和文明灭绝的时代。阿富汗的侵略硝烟未散，伊拉克的杀戮又悍然实行。今天在直布罗—陀里格，道理急速地简化，如孩童话语一样明白。虽然我对这种简化惴惴不安，但是我更像孩子一样，心里满是快畅——唯有这里，是一个使他们沉默的地方，而我们会在这里感到鼓励。

充满魅力的古代……

“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春秋无义战？”——我像听着谁的质问，又像听着自己的独语。那时似乎不同……我又自语着辩驳。那时不会存在如此的土壤：猿猴沐冠，懦夫取胜，小人欢奔，下流载誉，高贵受辱……

确实是这样。我专门跑来凭吊。甚至后来在摩洛哥北部山里，在传说是陀里格家乡的清真寺里，我暗暗为没有一种为陀里格以及老将穆萨设立的纪念仪式——比如说众人围坐颂经的仪式而遗憾。